

中國式水彩畫

愉
韻
度
曲

水彩是人類最古老的繪畫形式之一，而現代體系的水彩畫，成熟於歐洲文藝復興，德國畫家丟勒率先建立水彩風景創作範式，其後倫勃朗等西洋大師亦多有水彩傳世。十八世紀英國憑藉濕潤溫和的氣候與獨特審美土壤，推動水彩快速發展，1804年英國水彩畫家協會成立，正式確立水彩畫的獨立畫種地位。

水彩傳入中國，始於明末清初西學東漸。傳教士攜來的宗教畫、宮廷畫家郎世寧的西式作品，以及廣州外銷的通草畫中，皆可見水彩技法蹤跡。十九世紀末，隨著大批畫家遠渡重洋求學，水彩藝術在中國迎來系統傳播與發展。廣東藝術先驅李鐵夫，是我國最早專修西方水彩的畫家之一。

水彩得以在華快速扎根、落地生花，核心在於與中國水墨藝術天然同源、精神相通。二者皆以水為魂、以筆為骨，講究用水、運筆、暈染與留白，審美底蘊高度契合。百年來，中國前輩藝術家不斷探索本土化之路：李鐵夫首開風氣，將國畫筆墨意趣融入水彩，晚年嘗試以宣紙創作，突破西式材料局限，徐悲鴻、林風眠、王肇民等大家，進一步將中國畫的氣韻、意境與詩性美學注入水彩創作。傳統潑彩、積墨、虛實留白等技法，與西式乾濕

暈染融為一體，毛筆、宣紙等國畫材料的運用，更讓中國水彩徹底脫離單純的西式模仿，形成「意在筆先、簡淡天真」的東方美學特質。

回望發展脈絡，中國水彩歷經萌芽、成長、發展、繁榮4個階段，百年迭代，脫胎換骨。改革開放之後，中國水彩迎來黃金發展期，徹底打破「小品、輕巧、附庸」的刻板標籤。創作尺幅由小變大，表達方式由客觀寫實模仿，轉向主觀抒情、意境營造與思想表達。當代畫家兼容古今、融貫中西，在傳統乾濕技法之上，大膽融合丙烯、色粉、國畫顏色等綜合材料，活用多元創作載體，極大豐富了水彩的表現張力與藝術層次。

今日的中國水彩，不再是西式技法的照搬復刻，而是以西方造型為骨、以東方意境為魂，兼具時代氣息與中國氣派的主流藝術畫種。中西交融、汲古出新，中國水彩正以獨特的東方審美，在當代藝壇綻放持久而雋永的光彩。



●筆者用宣紙國畫顏料創作的中式水彩畫。作者供圖

看世界 看自己

姚
弦
雅
音

過去的一周於我而言，是滿載琴聲與感動的一周。從哈羅羅音樂首屆跨城音樂夏令營收官，到香港文化中心《心世界》回歸音樂會、《九龍》世界首演圓滿落幕，再到今日整裝啟程，帶領亞洲青年弦樂團奔赴意大利開啟跨國藝術研學之旅。學旅相融，帶領孩子們行萬里路勝讀萬卷書，在我看來，教育的本質就是帶領孩子們去看世界，也看自己。

上周五，首屆哈羅羅公學暑期弦樂夏令營正式結業，我為在場學子與家長分享心得。本屆夏令營匯聚北京、深圳、重慶各地哈羅分校學子，我創辦本次訓練營的初衷：音樂教育從來不只是打磨演奏技巧、應付考級考核。短短一周內，孩子們合力攻克七首全新樂曲，日復一日的合奏排練，是對恒心、毅力最珍貴的磨練。

音樂最珍貴的價值，是能幫助我們看世界，也幫助我們認識自己的內心，塑造完整豐盈的人格。它教會孩子包容協作、遇事靈活變通，這份力量足以陪伴人的一生。我對台下家長坦言，不必將練琴視作一項硬性任務，動人的旋律本就是漫長人生裏溫柔長久的陪伴。分享結束後，一位家長特意上前與我交流，坦言這番話說出了她內心長久的期許。這一刻我更加確信，啟發孩子發自內心對音樂的熱愛，是美育最核心的使命。

7月8日香港文化中心的音樂會，不僅完成原創作品《九龍》的世界首演，來自香港，深圳，海口、重慶、北京等地的兩百餘名夏令營少

年同台奏響《香江組曲》，看着孩子們沉浸旋律、默契合奏的模樣，我內心滿是動容。孩子們跨越地域，同台合奏，這份震撼與歡喜，會長久留存心底，重塑他們看待世界、看待自我的方式。

音樂會落幕、夏令營收官，全新的意大利文藝復興音樂研學行程即刻啟程。周日，我完成亞洲青年弦樂團出發前最後一次集中排練。這支樂團是我近年傾力打造的青年音樂平台，承載着弦樂傳承、培育新生代青年的心願。樂團面向全港吸納熱愛弦樂的青少年，更設立專項獎學金，扶持基層有天赋、卻缺少學習資源的孩子追逐音樂夢想。去年，我們便帶着獲獎學金的青年登上悉尼歌劇院，走遍澳洲多地巡演。

今日我們正式出發遠赴意大利，本次研學橫跨三座特色城市，行程內容豐富厚重：我們將走進文藝復興重鎮佛羅倫斯，登上當地音樂節舞台同台匯演；奔赴克雷莫納，探訪世界小提琴發源地，沉浸式探尋弦樂百年發展歷史；前往帕爾馬，跟隨當地知名音樂大師收穫一對一專業指導。

參與本次海外研學的少年來源十分多元，不只有香港本地學子，還有上海、寧波以及大灣區各地青年，更有意大利本土青少年與我們同行。不同城市、不同地域的少年因次弦樂相聚，這正是我創辦亞洲青年弦樂團的核心願景：為下一代搭建廣闊、無邊界的藝術交流平台。當內地、香港與海外青年一同合奏、暢談音樂，他們得以跳出固有的生活圈層，看見多元文化的獨特魅力，不斷拓寬自身眼界與世界觀。

生活中的小誤會

想
入
飛
飛

人並不總是在最優狀態，粵語俗語所謂「老虎都有瞓眼訓的時候」（老虎也有打瞌睡的時候），由此難免會弄出一些小誤會來，講講最近兩件小事：

小事一
這幾天又是睡眠不足，人很迷迷糊糊。回到議會大樓，例行按鈕升降機，準備上樓回自己辦公室。立法會綜合大樓每一層的設計是一樣的，都是每個議員一個一廳一室的大辦公室。升降機電梯停好之後，我不假思索地走出來，直接往17號辦公室走去（我在14樓1417號），沒感覺有什麼不同。直到門口，一個我不認識的小姑娘在門口怔怔地望着我，我心想這是誰？我助手之中沒這人。然後一看辦公室號碼，OMG！這是17號辦公室，但不是14樓！但外觀真的差別不大。

小姑娘助理應該察覺我找錯門了，很識趣地問道：「鄧校，你來找我們X議員嗎？」

我哪是怕尷尬的人！大丈夫行事，錯就認，鬧就企定（挨罵就站好了），直接回答：「抱歉，我『入錯班房』了（香港教育用語，進錯課室）。」然後，恍如無事，昂然而去……想起一部前蘇聯的經典電影《命運的捉弄》，男主角是一名專業人士，一次醉酒讓本來要飛往莫斯科的他乘錯了飛機，來到了列寧格勒。湊巧的是，在這裏竟然存在着一條和男主角本來要去的地址完全相同的地點，甚至連大廈外觀和內部單位配置，也是一模一樣。在迷迷糊糊之中，他倒在了床上呼呼大睡。面對躺在自己床上的陌生男人，房子的女主人大驚失色，一系列誤會就由此展開。

我當然沒有進錯門倒頭睡下啦，但也不信什麼命運捉弄。所謂禍福無門，唯人自招！

小事二
在一場活動中，忽然看到遠處一人，似乎是一位久違了的故人。連忙起坐，急步趨行，想看看對方是否還記得我。但沒走幾步，發現並不是那位故人，而且細看面相，其實與故人模樣相距甚遠，原來只是我自己想多了，登時悵然若失。

《華嚴經》有一首偈頌，其中兩句是：「心如工畫師，能造世間法。」大意是指，人的心，就像畫師一樣，總是把看到的東西，依照自己內心對這件東西的好惡印象與記憶，加以加工描繪，並不是對外物對象作純粹客觀寫實。用現在的流行語來說，就是自己腦補許多細節，許多自己願意看、願意詳細的細節。

有些小誤會，可能只是精神欠佳造成，無傷大雅就行。但更多的人生誤會，就是源自自己的「想當然」，這特別需要有自我察醒的能力。

的士奇遇

乘
姐
私
語

林
爽
兒

最近，網上流傳有一位乘客與的士司機發生誤會而吵架，車Cam片段流出後，網民不知幾興奮，人人加把嘴，搞到風風雨雨，片段被有關部門處理，要求把片段刪除。

我也說說坐的士遇到的問題，當中有一些是令我氣憤的經歷，亦有開心的時候，的士司機來自不同背景、不同年齡，看事物、看人情當然不一樣。

說說最近一次，我在麼地道K11等的士，站在我右手不遠處有另外3位女士，不久有的士過來，我們齊齊伸手，司機把車停在我面前，我心想司機好人照顧長者，上車之後說句「唔該啊」，車行到漆咸道時，我對司機說：「請問我用支付宝或八達通可以嗎？」他聽了大聲大氣地說：「早知不載你，載後面幾個，畀現金啦！」我答他手上只剩50元，這錢不夠返到屋企的。他繼續嘈：「畀唔到車租入唔到油！要現金！」我不想在車內吵架，便叫他收費錶差不多50元我就落車，他不理我繼續鬧，其實我可以叫他開車去警局，政府已有規定的士起

碼有兩種電子支付予乘客使用，我只是不想鬧、不想浪費時間，只好叫家人拿錢出來給他，想起仍然有點生氣。

還有是同一天的中午，我載的士去K11，上了車司機一踩油，好快。我望望錶時速開到80幾公里，坐着有點飄，我跟他說：「司機大佬可不可以慢少少，我有些唔舒服就是要去看醫生。」他應了我，不過仍然是開到80公里，很快到了尖沙咀金馬倫道，最塞車的一條必經之路，車停下不動，我望到司機在駕駛位睡着，吓！大中午時間打瞌睡？當我看到前面的車在移動，他卻仍然在睡覺，我拍拍椅背他才醒過來。好在快到目的地，否則坐在車內有排驚。後來我跟另外一個司機講起，他告訴我原來有些司機是一更開兩日，他們會帶睡袋放在車上，一有空隙便在車上睡一陣，然後又繼續開工。

聽到這些「內幕」，的確令我這個的士一族緊張起來，以後坐的士必須打醒十二分精神，同時記得袋裏現金，電子支付在這裏還是不太流行，甚至有些人或商舖不用電子支付，最好問清楚，免得大家為此引起不必要的拗槓甚至衝突！

「軟披露」的驚悚片陷阱

路
地
觀
察

湯
損
兆

《揭密日》在全球熱映，片中那句震撼靈魂的金句「同理心是進化的關鍵」，在身心靈界與UFO迷社群中掀起了颶風般的共鳴。對普通觀眾而言，這或許只是一套高水準的商業電影。但在靈性修行者眼裏，這是一場精密安排的「軟披露（Soft Disclosure）」——一個藉由主流大眾文化，向全人類集體意識投放的「心理緩衝劑」。

必須強調的是，這種「軟披露」的潮流，在人類歷史中其實一直存在，而且幾十年來一直都在高速發展和演變緊。身心靈界普遍認為，高維度文明與地表善意勢力的這個跨世代計劃，是隨着人類科技與集體意識的成熟而不斷「升級發展」的。它像擠牙膏般慢慢改變人類的認知框架，讓我們在不知不覺中注入「心理預防針」，避免未來全面官方「硬披露」時引發集體精神崩潰。

由史提芬史匹堡早期的《第三類接觸》與《E.T.外星人》，以溫馨、純真的手法「試探」大眾，打破外星人必定是妖魔鬼怪的傳統恐懼。到《阿凡達》開始引入「蓋亞

意識」，然後進展到今天像《暴蜂尼亞》以至《揭密日》，「軟披露」的發展直接刺向了人類最核心的心理創傷、政治陰謀，以及「本體震撼」。

然而，這個潮流在發展過程中，也面臨着一個巨大的痛點——主流商業電影的「類型習慣」，往往左右並模糊了原本想傳遞的核心訊息。正如《暴蜂尼亞》被包裝成極具感官刺激的驚悚片，當大眾走進戲院，觀眾習慣自然會被這些類型的套路所主導。觀眾過於專注在驚悚的氛圍、角色被綁架的荒謬、刺光頭的黑色幽默，或者是血腥恐怖的視覺衝擊。

結果，原本隱藏在劇本底層、真正重要的外星人訊息與靈性啟示，反而被這些娛樂習慣所遮蔽、左右了。大眾看完戲後只會討論「這套驚悚片夠不夠嚇人？」卻忽略了電影背後正在對人類進行的意識測試與實相披露。這種慣性還珠的現象，正是「軟披露」潮流中不得不面對的糖衣陷阱。我們需要學會穿透迷霧，放下對驚悚套路的執着，才能真正接收那份跨越星際的宇宙提醒。

孤獨是一種自由

百
家
廊

懷
瑾

傍晚，兒子放學回來，雙手倚在茶桌上，憂心忡忡地說，最好的朋友明天就要轉學回老家了。頓了頓，又問，如果我是他，會不會特別難過？

我品了一口杯中茶，看着他認真又憂鬱的臉。這個問題來得如此突然，卻又如此鄭重。朝夕相伴5年的夥伴轉學，說不難過是假的，但上升到正兒八經「特別難過」的高度，又似乎不那麼對味兒。我該怎麼回答呢？告訴他別離是人生常態，告訴他時間會沖淡一切，告訴他人生都像一輛行駛在路上的公車，總有人上車有人下車，無須在意？不，這些都不是他這個年紀想要的答案。

多年前，我也曾被一次友情斷裂深深困擾。不知何故，一個相識近20年的朋友突然拉黑了我，我難過了好久不得其解，甚至很長時間都在夢境裏找尋答案。雖然兩三年後她表示「懷念過去懷念你」，把我重新加了回來，但那種心被挖空一大塊的孤獨感依然難以釋懷。

而如今，年近不惑，對人對事的重視程度比過往看淡了許多。很多人，走着走着就散了；很多關係，處着處着就淡了。緣起緣滅終有時，彼此都心知肚明，無須理解、無須追問。

突然想起自己的童年。我出生在普通的農村家庭，父親性格內斂沉靜，對子女呵護有加。依舊記得5歲那年，他讓我坐在床頭，在窄窄的木質床頭櫃上教

我握筆寫字，一遍一遍告訴我名字中「嬌」的第四筆是「短撇」，而不是「撇折」。印象中，他的手很大，握着我的小手，寫的字鏗鏘有力，彷彿每一個筆畫都關乎着前程。母親則大大咧咧，天生帶着幽默感與快樂細胞，嘴裏經常冒出意想不到的玩笑話，爽朗的笑聲伴隨我整個童年。小學操場有玩不夠的單槓雙槓，屋後的草坪有追不完的蜻蜓和風，鄰家夥伴一放學便呼喚彼此開啟遊戲，明朗的笑聲穿過稻田和炊煙，歡樂縈繞着整個童年。那時候，我從未感覺過孤獨。

可是，孤獨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潛入心田的呢？也許是離開故土去縣城讀書的那個秋天；也許是到陌生城市念大學看到滿地落葉；也許是失戀躲在被窩痛哭的那一個黑夜；也許是某個深夜回家，看到路燈下被拉得很長很長的身影……孤獨像是徐志摩的《再別康橋》——輕輕的來，又輕輕的走，帶着獨有的靜謐與憂愁。

但奇怪的是，隨着年歲漸長，鍾愛熱鬧的我開始理解孤獨，甚至愛上孤獨。周末的午後，我喜歡待在茶室。那是在負一樓朝南的小房間，光線越過一樓的玻璃天井，不濃不淡，剛好夠把燃點的檀香映出鏤鏤的輪廓。燒一壺水，將一小撮毛尖投入蓋碗，靜靜看着茶葉在沸水中舒展。水汽氤氳中，隨手翻開一本

書，有時是毛姆、有時是黑塞、有時候什麼也不看，思緒隨着檀香飄動、茶香四溢而放任。沒有音樂、沒有陪伴，甚至連呼吸都是緩緩的，但我從不曾感覺到孤獨。

如果說白晝的安靜是屬於茶室的，那麼深夜的「喧囂」是屬於影視的。在世界萬籟俱寂之時，我會榨好一杯果蔬汁，關掉家庭影院所有的燈，蓋上一層薄薄的氈子，窩在包裹性極強的沙發裏，一遍一遍回味《肖申克的救贖》。每一遍的影視重映，都是安迪的一次重生，也是自我靈魂的一次洗滌。在漫長的囚獄生活中，安迪把孤獨浸潤成獨特品格，用信念豐盈自我，終於在隧道中通往自由。這讓我想起那些早起閱讀的清晨，那些茶香嫋嫋的午後，那些無聲感動的深夜——原來我一直在為自己鑿一條通往自由的隧道。

所以，孤獨從來不是苦楚。如果非要給它註釋，我會說它是生命中的另一種從容，一種深沉的、安靜的、淡定的、欣喜的，源自內心的饋贈。它獨來獨往，不緩不急、不悲不喜。

窗外暮色漸深，我陪着兒子閱讀睡前書籍，他輕輕倚靠在床頭上，已經沒有了幾個小時前的憂慮。他告訴我，他和朋友都不孤獨，想念對方可以通過電話手錶傳遞。我親了親他的小臉，輕輕對他說，本就可以。

出一本書的衝動

鵬
情
萬
里

趙
鵬
飛

書展如期而至，又是一場熙熙攘攘的文化大秀。近3年，香港書展入場人次都穩定在百萬左右，於這座城市的地位而言，總體是匹配的。作為一個寫作熱愛者，每次到訪書店、書展、圖書館之後，想要出書的執念卻即刻會原地消解。眼前汗牛充棟的書籍，猶如遮天蔽日的熱帶叢林，撲面而來的窒息感，讓人目眩。密織于此的文化殿牆，一絲風都別想透進來。經典著作的各類版本應有盡有，名家新作、新人新作堆積如山。裝幀簡約或華麗的封面，猶如密林裏形態各異的樹葉，層層疊疊，順着書架攀援而上，似乎永無盡頭。有一個念頭頓時在心頭揮之不去：世界真的需要再多一本書嗎？我的文字憑什麼會被陳列其中？還有哪些沒有被說過的話、沒有被表達過的想法，值得再寫成一本書？

出書的執念，對於每一個創作者而言，都曾不亞於人生路上一座里程碑。將自己的名字和所寫的文字印刷成冊，是極具儀式感的一種自我確認。「出名」是最初淺的想法，留痕才是。人生匆匆，音容笑貌一晃而過，

唯有印在紙上的文字，可以穿越時間，抵擋侵蝕，被一千年以後的人一讀再讀。三毛去世多年，不斷有讀過她書的人，去西撒哈拉沙漠摩洛哥阿尤恩44號，感受她感受過的風和沙。李白一千年以前寫下的詩，至今仍是許多人表達心聲時的脫口而出。君子三不朽，立德、立功、立言。我不是君子，羨慕君子的桀驁與溫潤。

過去十餘年，我在細密的文字裏描摹融入香港煙火日常。維港兩岸屏風一樣的樓宇，霓虹燈下的喧嚷和繁忙，隱在街角暗影裏獨自哭泣的老婦，還有跑了一百多年也不知疲倦的叮叮車。草木的春茂秋衰，在不动聲色的季節轉換中，染白了兩鬢。有人新入職、有人剛退休、有人還在忐忑地在起伏裏掙扎着，想要平靜地過好每一天。香港動植物公園裏只此一棵的木繡球樹，每年花開我都會去看。

也在文字裏記述技術迭代瘋狂到讓每個人都有危機感。壓力像一場持續四季的颱風，在所有有縫隙的地方咆哮肆虐，每一刻都要拚盡全力去抵擋。城市的結構要轉型，管理方式要增效。行業的運轉邏輯從底層被改寫，習慣按部就班的人，在原有的秩序裏手

足無措。試圖站在潮頭的人，感受更刺激的劇烈顛簸。連時間流逝的速度都被質疑在暗中用勁。從沒有真正能穩坐泰山的人。不確定在蔓延、擴大，甚至開始瀰漫。這是人類為自己製造的焦慮。

文字是整理之後的看見，是組織之後的思想，也是充斥着個人喜好的濾鏡。一日一日記錄下來，一段一段凝結成篇。再結集成冊，還會有回頭再看的價值嗎？還會有多年之後，與陌陌讀者遙遙相慰的共鳴嗎？一切都是不確定。高木直子一個人在東京住了很多年，她記錄東京生活的每一本漫畫書，我都看過了。

出書是寫作的一個結果，但絕不是目的。出書的執念消散了，回到寫作本身，激發文字從指間流淌出來的，依然是熱愛。紙張本身沒有意義，印上文字，便有了味道，也有了看不盡的風景。

●爬在書架上的綠蘿。作者供圖

